

# 楊守敬、森立之與故宮觀海堂醫書的跨國流動

■ 許媛婷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典藏文物接近七十萬件，其中善本古籍計二十一萬餘冊，佔總數近三成。這批數量可觀的古籍藏品，除清宮舊藏外，亦收錄民間著名藏書家楊守敬（字惺吾，又作星吾，1839-1915）蒐羅的珍貴書籍，計1,634部、共15,491冊。楊守敬所藏醫書尤為出色，多數源自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原屬幕府醫官小島三世家族，以及漢方醫學界考據醫家森立之（1807-1885）等人舊藏。本次「甲子萬年：國立故宮博物院百年院慶」特展，便展出楊守敬赴日所蒐醫書典藏。不僅顯示故宮典藏並非外界習以為常的僅有清宮舊物，亦凸顯涵蓋來自購藏或捐贈等多元來源的文化資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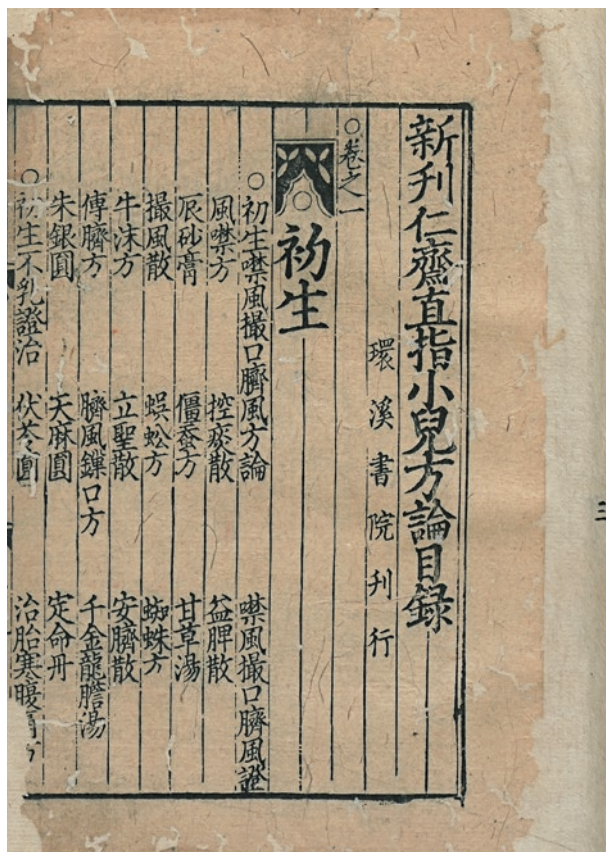


圖1 宋 楊士瀛撰《新刊仁齋直指小兒方論》 宋景定間環溪書院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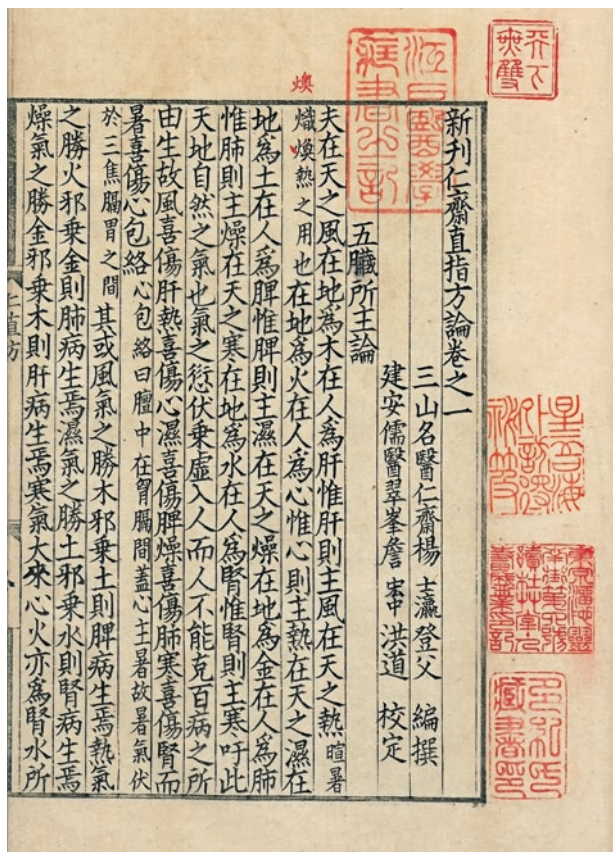


圖2 宋 楊士瀛撰《新刊仁齋直指方論》 宋末建安環溪書院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261

一般觀眾或不易察覺，故宮藏品中竟保存一批數量可觀的古醫書。對於專業漢醫學者而言，或許關注的不但是醫書種類，還是這些熟悉的醫書版本竟可追溯至七百多年前的宋、元時期。例如南宋福建名醫楊士瀛（約 1208-1274）於宋理宗景定年間（1260-1264），在環溪書院刊刻的《新刊仁齋直指小兒方論》（圖 1）、《新刊仁齋直指方論》（圖 2）、《醫學真經察脈總括》（圖 3）、《新刊仁齋傷寒類書活人總括》（圖 4）等。現典藏於書畫文獻處的古醫書，自宋、元至清末，版本多樣，來源複雜，更是見證了醫學典籍在晚清以降的流動路徑。

或許你會好奇：故宮作為一座以清宮文物著稱的博物館，為何藏有如此多的古醫書？其原藏

者究竟是誰？又是透過何種因緣際會，最終成為故宮藏品？故事的線索，或許可以從部分藏書內頁最先映入眼簾的「星吾七十歲小像」談起。

## 星吾七十歲小像：楊守敬藏書的身分標誌

故宮所藏這批古籍，文物統一編號開頭標示為「故觀」，意即「故」宮「觀」海堂藏書，名稱即源自楊守敬藏書樓「觀海堂」。書籍扉頁多貼有楊守敬 70 歲（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時攝製之珂羅版照片（圖 5），此猶如西方藏書票，為藏書家表彰書籍歸屬之識別標誌。

楊守敬何時開始在書籍上貼附個人小像，已難詳考。但據其生平紀錄，1880 年他隨首任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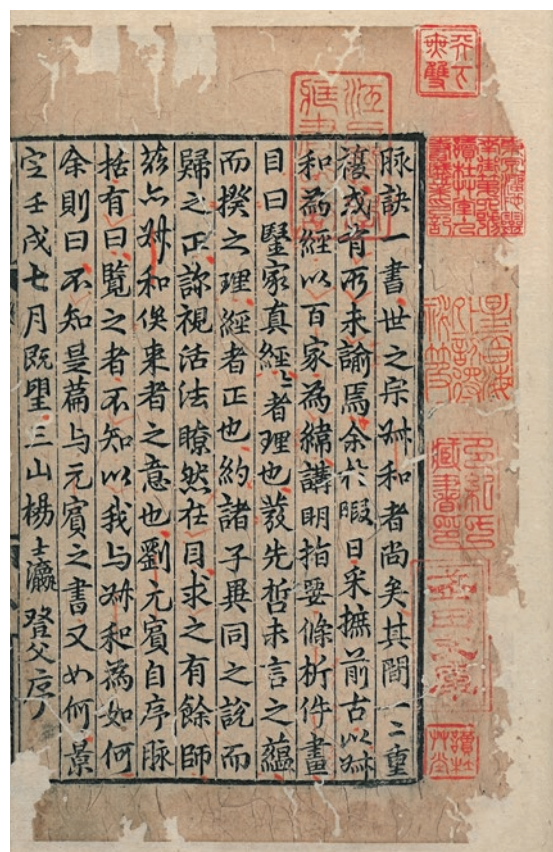


圖 3 宋 楊士瀛撰 《醫學真經察脈總括》 宋末建安環溪書院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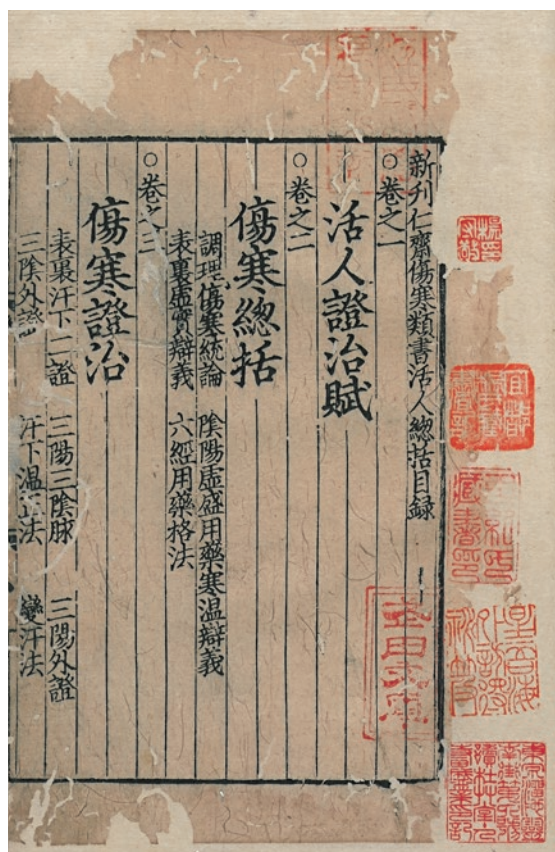


圖 4 宋 楊士瀛撰 《新刊仁齋傷寒類書活人總括》 宋末建安環溪書院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269



圖 5 宋 施發撰 《察病指南》 日本室町中期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13940

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赴日（在日期間為日本明治十三年至十七年，清光緒六年至十年，1880-1884）；翌年，第二任公使黎庶昌（1837-1898）任內，一位日本命理師為楊守敬占算流年，斷其壽至 73 歲。楊守敬後於《年譜》記述：「三十年前，日者推余命，流年止七十三，而中間所云休咎皆驗。……今年，日本人多問余小傳，雖漫應之，未下筆也。八月，武昌事起（1911 年，清宣統三年），倉皇出走，家人星散，藏書數十萬卷、衣物財產棄之，不能一攜。」<sup>1</sup>當時他年屆 73，距拍攝小像已逾三年，推測其張貼照片應在此之前完成，並可能普遍

貼於所謂「藏書數十萬卷」之上。楊守敬最終享年 77 歲（1915 年卒），超出命理所測，且於 75 歲再度攝製小像留念（圖 6）。

### 東行日本：楊守敬與森立之的牽線

小像右上鈐有「星吾七十歲小像」朱文長方印、左下的「楊守敬印」白文方印照片的楊守敬藏書，內容涵蓋經史子集、醫籍、佛典，並包含朝鮮古刻本與日本和刻本等類型。根據楊守敬所撰〈日本訪書志緣起〉，以及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書前題記所載，此批書籍主要由江戶考證學派醫家森立之（字立夫、養竹，號

枳園、醒齋，1807-1885）所出，或經其牽線，購自江戶德川幕府醫官小島尙質（字學古、號寶素，1797-1848）及其三子尙眞（1829-1857）、四子尙綱（1839-1880），以及漢方醫界山田業廣（1808-1881）等人藏書。

日本目錄學家長澤規矩也（1902-1980）在〈楊惺吾日本訪書考〉中亦引楊守敬之手書題跋：「大抵此書所載佳本，守敬約得其半，其不能得者，亦多方影鈔之。至於奇籍出於此錄之外者，守敬亦多有之……。」（第一冊）「冊面有守敬跋識，意即今所謂楊瘋子者，洵博雅君子也。」（第四冊）<sup>2</sup>由此可知，故宮現藏之「故觀」系列藏書，多數確為楊守敬親自搜求所得，其來源包括森立之、小島家族、丹波元簡（又名多紀元簡，1755-1810）及長子元胤（1789-1827）、次子元堅（1795-1857）家族遺藏，另有部分自日本市上書肆購得，或以中國碑帖、古錢與日人交換而來。

根據楊氏自述：「大抵醫書類為多，小學類次之。」<sup>3</sup>經統計，楊守敬藏書計約1,634部，其中醫書超過400部以上（吳璧雍女士整理數

字為407部；另據日本茨城大學眞柳誠教授統計451部），<sup>4</sup>約佔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尤以和刻本與日本鈔本居多。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楊守敬與日本醫家小島家族、多紀家族藏書的重要橋梁的森立之，究竟是何人呢？根據小曾戶洋《日本漢方典籍辭典》描述森立之：

日本江戶末期至明治初期的重要醫家與醫學文獻學者。15歲時繼承家業，任職於福山藩阿部家的藩醫。天保八年（1837）失去俸祿後，與家人流浪12年。弘化五年（1848）返鄉並回到江戶，依託醫學館，專注於古典醫書的校勘、研究與教學工作。明治維新之後，他承繼已逝的先輩與同僚的事業，以考證醫學文獻的第一人之姿聞名於世。<sup>5</sup>

森立之師從幕府末期著名儒學、漢醫學者澀江抽齋（1805-1858），又跟隨伊澤蘭軒（1777-1829）、多紀元堅等醫家學習，醫學基礎穩固，所以自己也專注於書籍的收集與校訂，開始整理撰寫《本草經攷注》、《傷寒論攷注》；至嘉永元年（1848）10月，森立之奉幕府之命校勘《千金方》，並重新揀起中斷12年的《本草經攷注》加以補綴。

由於歷經明治維新的政變，醫學制度發生巨大變化，傳統的醫學館被廢止，森立之無法再以醫師身份繼續行醫。此後，他一方面以醫學書籍的校勘、研究、講授為主要活動；另一方面，從安政五年（1858）起，仍持續撰寫《傷寒論》的釋注，並完成《本草經攷注》（圖7）。後世將森立之奉為「考證醫家」的重要人物，並敬佩他一生不倦的鑽研精神。特別的是，森立之在晚年遇到人生中的一次機緣巧遇，明治十四年（1881）43歲的楊守敬前往拜訪時年75



圖6 惺吾七十五歲小像 取自 Wikipedia：<https://reurl.cc/KO3N2j>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年9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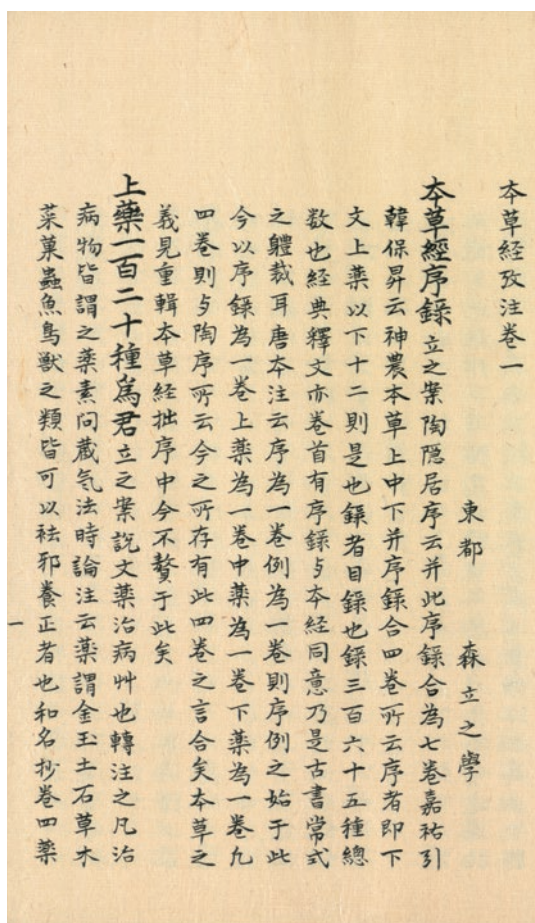


圖7 日本 森立之撰述 《本草經攷注》 日本安政五年著者手稿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13091

歲的森立之，兩人透過筆談，同時在森立之撰述的《經籍訪古志》幫助之下，嗜書如命而不得不忍痛割愛的森立之，讓售許多珍貴的經史類及醫書給楊守敬，進而成就楊守敬日後方能蒐羅豐富藏書的關鍵原因。<sup>6</sup>

### 西返南渡：楊守敬藏書的轉折與歸宿

清光緒十年（1884）5月，楊守敬自日本返國，將多年精心蒐羅的書籍運回上海，同行者包括日本儒學者岡千仞（1833-1914）及書商王愷齋（1839-1911）等人。抵達上海，與岡氏曾

同習於幕府的昌平黌，且與清國公使館早有往來的岸田吟香（1833-1905）特地前來迎接。

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屆五十的楊守敬因出任黃岡教諭，遂將藏書遷至湖北黃州，建立「鄰蘇園」，自號「鄰蘇老人」。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65歲的他又於武昌菊灣興建藏書樓「觀海堂」，寓意觀察天地萬象，體現其開放的學術視野與超越地域的志向。

清宣統三年（1911）10月10日（舊曆八月十九日），辛亥革命於武昌爆發。戰火中雖有少量藏書散佚，但在日人寺西秀武請求軍政府都督黎元洪（1864-1928）張貼告示保護下，多數藏書得以保存。民國元年（1912），楊守敬將所有藏書與書版運往上海。民國三年（1914），76歲的他應袁世凱（1859-1916）與黎元洪之邀，擔任參政院參政，政府並出資將其藏書轉運北京。不久，民國四年（1915）1月9日，楊氏因中風辭世。

民國七年（1918），在時任教育部長傅增湘（1872-1949）推動下，楊氏後人以七萬餘金（另據袁同禮〔1895-1965〕序稱「其藏書全部以國幣三萬五千圓鬻諸政府」）<sup>7</sup>將藏書售予政府，納入國家典藏。藏書初存於國務院，後應松坡圖書館首任館長梁啟超（1873-1929）之請，由總統徐世昌（1855-1939）批准，將其中276箱、約五至六成（約24,000冊）的書籍遷至松坡圖書館（1949年併入北平圖書館）。<sup>8</sup>同年11月30日《申報》刊載：「梁啟超呈總統文云：為上海松坡圖書館成立，懇請撥給書籍。……楊守敬舊藏書籍甚富，曾為公府購置，近儲國務院中，擬請移置該館，嘉惠學子。」可知藏書從國務院撥至松坡圖書館的經過與後續發展，至今這批藏書成為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重要館藏。

其餘約四至五成藏書則保存在位於今日中南海東門內的集靈囿，由北洋政府國務院管理。集靈囿名稱的確立，是在光緒十一年（1885）慈禧太后（1835-1908）欲擴建西苑，作為將來頤養天年的住處。所選地址位於西安門內，靠近紫光閣，西苑內有康熙皇帝（1654-1722）賜給法國天主教遣使會傳教士暨博物學家譚衛道（法語 Armand David，或譯作譚微道，1826-1900）的「蠶池口教堂」（又稱北堂，建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譚衛道在此天主教堂內構建了一座「百鳥堂」。根據清代奉宸苑檔案內的北堂移交清冊，其內至少有 2,474 件飛禽、走獸、蝴蝶、昆蟲、蛇蟻獸角等各式動物標本。<sup>9</sup>而後在慈禧太后的要求之下，北堂被迫遷至西什庫，改建新北堂。然百鳥堂內所有收藏標本及古董物件，則歸慈禧太后，由奉宸苑管理，終將此處取名「集靈囿」。從字面上看來，集靈有匯集生靈之意，囿則指圈養動物的園林或場所，寓有皇家動物園之意涵。

由於慈禧太后對集靈囿的想像是希望仿照西方園囿的概念，建造出具有飛禽、走獸及蝴蝶等可愛動物的一個園區，因此屋舍多採西洋式風格設計，此點可由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簡稱 LOC）保存光緒年間的〈集靈囿擴建平面圖〉，封面題名為〈謹擬集靈囿內添修洋式點景亭臺樓座房間等圖樣〉略知其修建概念。<sup>10</sup>圖內建築除了北面的綺華館，這是專門為慈禧太后設立的織造機構；館內另有東廂房、西廂房、南房、北房、穿堂、屏門等；南面則有兩層洋式樓、洋式房、洋式遊廊；西面有園林，標有栽種洋式松樹、洋式點景平臺、洋式亭、樓、遊廊等。

集靈囿於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被定為監國攝政王載灃（1883-1951）府第，隔年動

工，由「樣式雷」家族末代雷獻彩（1877-?）主持。到了民國七年，徐世昌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時，將集靈囿改為大總統府，楊守敬藏書亦移置至此處。民國十五年（1926），故宮博物院理事陳垣（1880-1971）致函國務院，建議仿松坡圖書館之例，將楊守敬剩餘藏書約 16,000 冊移撥交故宮博物院，並與方略館軍機處檔案一同移至景山西街的大高玄殿（又稱大高殿）保存。根據那志良（1908-1998）回憶：「十五年一月……與此批檔案（按：清舊軍機處檔案）同時移交的，還有宜都楊守敬氏觀海堂藏書一批，也一併運到大高殿保存。」<sup>11</sup>這批藏書與檔案於 1926 年初同時移交。事實上，故宮圖書分館設於壽安宮舊址，內含善本書庫、殿本書庫及觀海堂藏書庫等，並於民國十六年（1927）9 月 21 日開放閱覽。據同年 9 月 26 日《世界日報》報導指出：

故宮圖書分館所陳的書籍……前清方略館資政院及楊守敬所收藏孤本善本的圖書……每星期二特別陳列前軍機處檔案，內容寫道：「故宮博物院圖書分館已經在本月二十一日開放，已誌各報了。現在聽說該館這次所陳列的書籍，是前清方略館資政院，及楊守敬所收藏孤本善本的圖書，多半是外間所少見的。所以文人學士，全都以先覩為快。每天看書室裏，常為之滿，並且聽說該館每星期二，特將前軍機處檔案，分別陳列，任人去參觀，不另收費。

顯見故宮博物院圖書分館開放楊氏藏書時，吸引了大批人潮前往參觀。

民國十七年（1928），國民政府接收故宮博物院。翌年將原置於集靈囿，後移至大高殿

的觀海堂藏書，全數遷至壽安宮。然自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觀海堂藏書隨著故宮文物展開南遷，自二十二年至三十七年（1933-1948）間輾轉上海、南京、重慶，最終運至臺灣。三十九年至五十四年（1950-1965）間，文物暫存臺中霧峰北溝庫房，五十四年（1965）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落成，觀海堂藏書安置至今。至一百一十四年（2025），此批藏書已在故宮保存逾百年，在臺亦超過一甲子，見證近代文化遷徙與守護的歷程。

### 跨國流動的意涵：觀海堂醫書在版本學、醫學史的多重維度

回首楊守敬觀海堂醫書的形成與流動，不僅展現了一位私人藏書家的個人選擇與文化視野，也折射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中日學術交流與醫學觀念轉變的背景。在此期間，日本近代漢方醫學代表人物之一的森立之，與楊守敬有直接的學術往來。兩人交誼之中，森立之不僅轉讓了個人所藏的善本醫籍，還包括友人幕府醫官小島家與多紀家的珍貴醫學典籍，同時更將自己編纂整理的《本草經攷注》手稿託付楊守敬帶回中國，最終歸至故宮典藏。這批書籍在中、日、臺之間的流通，使其不再是靜態的收藏品，而成為具有「文化生命史」（biography of books）的歷史行動者。

過去關於故宮典藏觀海堂醫書的研究，多集中在書籍版本價值與文獻校勘。例如吳璧雍女士〈楊守敬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觀海堂醫書〉（《故宮學術季刊》21卷4期）、日本茨城大學眞柳誠教授〈楊守敬之醫書校刊與江戶考證醫學家之文獻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6卷1期）、以及其著作〈觀海堂醫藥古籍中所見小島寶素堂本〉（郭秀梅譯，刊於《故宮文物月刊》376期）。雖然這些

研究已涉及跨國流通過程與人物關係網絡的歷史回溯，但對於該批醫書在故宮入藏前後的整理過程與文化再詮釋，仍缺乏整體性探討。特別在當代數位典藏與博物館公共化的背景下，重新檢視這批醫書的歷史命運，將有助於深化我們對文獻遺產、醫學知識與文化資產「跨界流通」的理解。

### 《新修本草》

追溯漢籍傳入日本的淵源，其歷史源頭可能可上溯至唐、宋、元時期，書籍透過僧侶、商旅、外交等途徑傳入日本。事實上，江戶時期即使在鎖國政策之下，中國商船仍透過長崎輸入大量貨物與書籍。<sup>12</sup> 此次「甲子萬年：國立故宮博物院百年院慶」特展，在楊守敬訪自日本的藏書部分，便展出唐代第一部大規模官修本草藥典的《新修本草》，約成書於唐顯慶四年（659）（圖8）；以及有「藥王」之稱的孫思邈（581?-682）撰述的《千金翼方》，約成書於唐永淳元年（682）（圖9）。

之所以一同展出，乃由於此兩部醫書彼此之間具有微妙的傳承關係。根據日本醫學博士岡西爲人（1898-1973）《宋以前醫籍考》研究得出按照藥品的分類及其排列方式，《千金翼方》幾乎是繼承《新修本草》原貌而來，由此窺知當初為編輯《新修本草》向全國藥材產地徵集各地藥材，由李勣總纂，以蘇敬為主的二十二名醫官們加以考證、繪圖、解說的原始古貌。<sup>13</sup>

本次展出《新修本草》，雖非存世最早的版本，然卻是日本幕府醫官小島尚質影鈔自日本仁和寺珍藏的《新修本草》卷子本。由於《新修本草》是由唐高宗（628-683）年間的朝議郎右監門府長史都騎尉蘇敬（599-674）向皇帝建議將南朝醫家陶宏景（456-536）《本草經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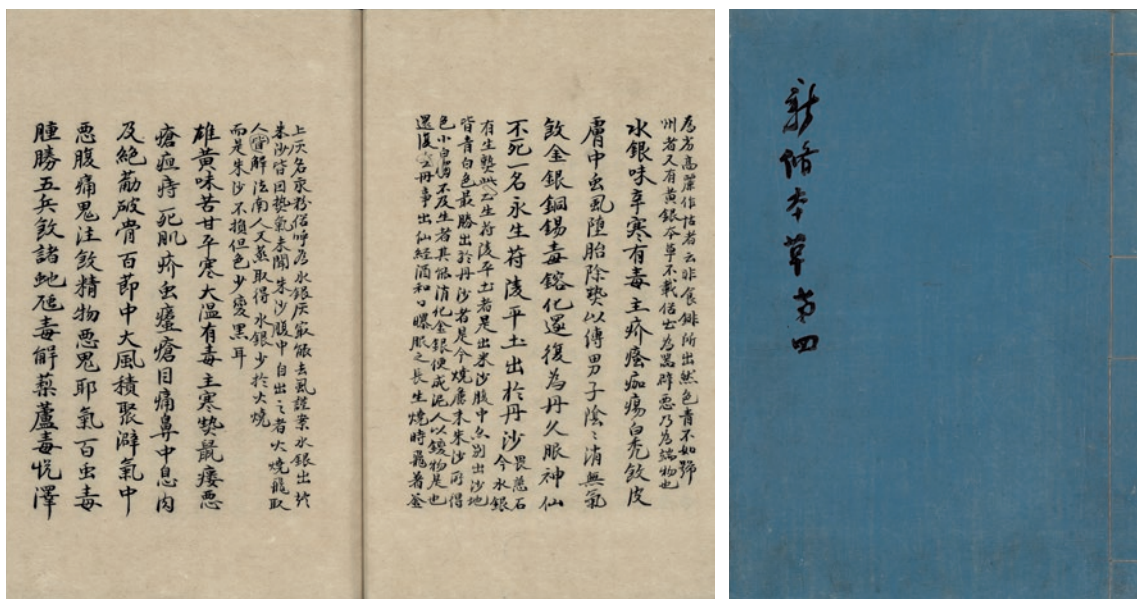


圖 10 唐 李勣等奉敕撰 《新修本草》 日本影鈔天平三年古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65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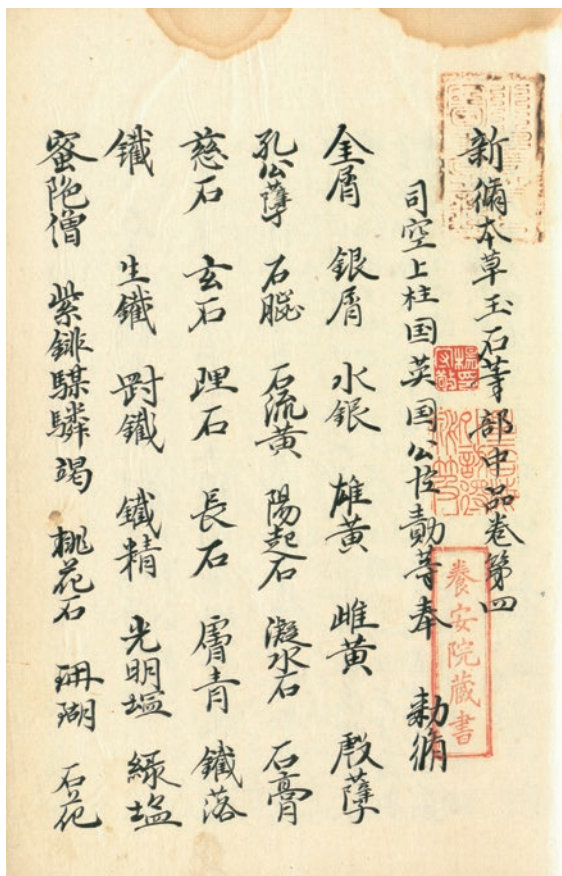


圖 11 唐 李勣等奉敕撰 《新修本草》 日本影古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13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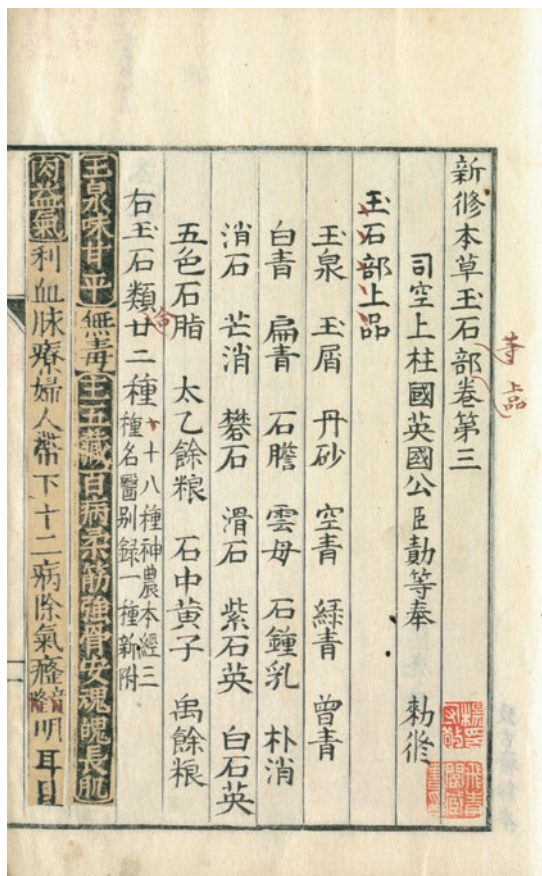


圖 12 唐 李勣等奉敕撰 《新修本草》 日本天保壬辰（三年）  
攷古齋校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13120

重新釐正修訂，於是唐顯慶二年到四年期間（657-659）完成本書《新修本草》，故又名《唐本草》，其內收錄 850 種藥品。值得一提的是，《新修本草》完成後不久，便東傳至日本（奈良時代，710-794）；到了平安時代（794-1185），已取代陶宏景《本草經集注》，變成日本流行最為廣泛的本草教科書。<sup>14</sup>

故宮藏楊守敬赴日蒐羅的《新修本草》至少有 4 種版本，分別為：

- 一、日本影古鈔卷子本（卷軸裝），故觀 000440 ～ 000449。
- 二、日本影鈔天平三年（731）古寫殘本，故觀 006534 ～ 006543（圖 10）。
- 三、日本養安院藏影古鈔殘本，故觀 013110 ～ 013119（圖 11）。
- 四、日本天保三年（1832）攷古齋校鈔本，故觀 013120 ～ 013124（圖 12）。

本次展出為第一部日本幕府醫官小島尙質影鈔自日本仁和寺珍藏舊鈔殘卷，存卷 4、5、12、13、14、15、17、18、19、20，合計共十卷。其中，仁和寺本現存 5 卷，為十三世紀鎌倉時代（1185-1333）卷子抄本，分別為卷 4、5、12、17、19，皆被列為國寶；至於卷 15，現藏於大阪杏雨書屋，列為重要文化財。小島尙質影鈔自日本仁和寺的國寶級醫書，另有《黃帝內經太素》（故觀 003257 ～ 003280），可見小島尙質致力蒐集古醫書殘卷，並影寫傳存，復原古貌之功甚鉅。誠如日本茨城大學眞柳誠教授所言：「觀海堂之小島家舊藏古籍，不啻皆為善本，而且作為歷史資料，具有不朽價值。各書所見小島家三世批注及識語，蘊藏其廣博學問及學術熱情。完備珍貴史料，輾轉流傳至今，堪稱學界奇緣。」<sup>15</sup>

## 《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除了《新修本草》，亦展出小島尙質舊藏的日本覆刊自元代梅溪書院刊《千金翼方》。本書作者為唐代有「孫真人」之稱的孫思邈，他先在唐永徽三年（652）完成「人命至重，有貴千金」的《千金要方》（又名《備急千金要方》、《千金方》）（圖 13）；30 年後，唐永淳元年，又完成《千金翼方》，「翼」有輔助、增益之義，旨在補充《千金要方》之不足處，寓意若能善用此書，當有如虎添翼之效。

本次「甲子萬年：國立故宮博物院百年院慶」特展，另有展出沈仲濤捐贈「研易樓」藏書的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只不過是元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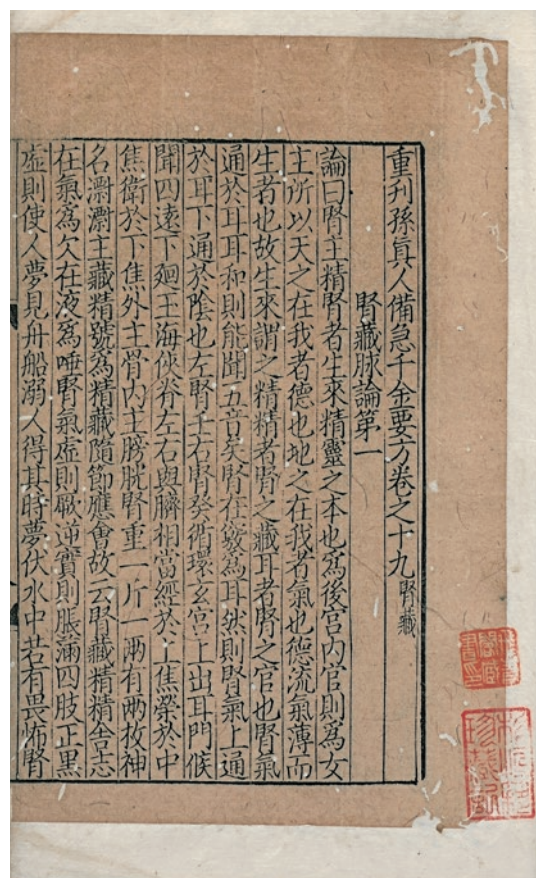


圖 13 唐 孫思邈撰《重刊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元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246

重新刊行，遂以《重刊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為名（圖 14）。《千金翼方》傳世版本中，以元大德十一年（1307）梅溪書院刊本最早，也最為珍罕難得，現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本次展出雖非元刊本，而是日本文政十二年（1829）江戶醫學館根據元刊本用原式原樣影刊而成，然從其筆墨刻寫，依稀可見元刊原貌。

《千金要方》三十卷，編成 232 門，計 5,300

餘首藥方；《千金翼方》則在此基礎上加以補充，書亦分三十卷，收錄 853 種藥品，分類則涵蓋本草、傷寒、中風、雜病、瘡癰等，並增補內、外、婦、兒等科的病證，其中尤以婦科、兒科及針灸的貢獻最令人稱誦。以針灸為例，書中記載 236 個穴位，其中膀胱經、胃經、任脈、督脈使用頻率最高，其次為膽經與腎經，反映了這些經絡在治療中的重要性。他更主張將針、灸、藥三者結合的綜合治療法，既重視針刺與艾灸的療效，也強調藥物的輔助作用。<sup>16</sup>

楊守敬當初如何取得這本日本覆刊梅溪書院本的《千金翼方》？據他在《日本訪書志》提到：

日本文政己酉（疑筆誤，應為己丑，1829）從元槧摹刻本，其原本係多紀氏聿修堂物，今未知所在。此本係小島尚質以初印本硃校於界欄上，蓋據宋本、元本、明王肯堂校刊本及新刻本草諸書合校，自丁亥訖己亥（1827-1839）首尾十二年始成，其精校可想。又按森立之云，翼方初擬附考異二卷而未成，當即以小島校本為之也（圖 15）。

從其所述，現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的元刊梅溪書院本《千金翼方》，早先是藏於城市醫白貞菴所，日本天明年間（1781-1788）歸入多紀元簡的藏書室「聿修堂」，其後又交由江戶醫學館照原式樣影刊。<sup>17</sup> 小島尚質在獲得初印本之後，取明萬曆年間（1573-1620）王肯堂校刊本等各種版本加以比對，並親筆硃校。

楊守敬透過森立之的牽線，蒐購了 3 部的《千金翼方》，其中 2 部為日本文政十二年覆刊元大德十一年梅溪書院刊本（故觀 001308 ~ 001319、故觀 010743 ~ 010755），以及 1 部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王肯堂校刊本（故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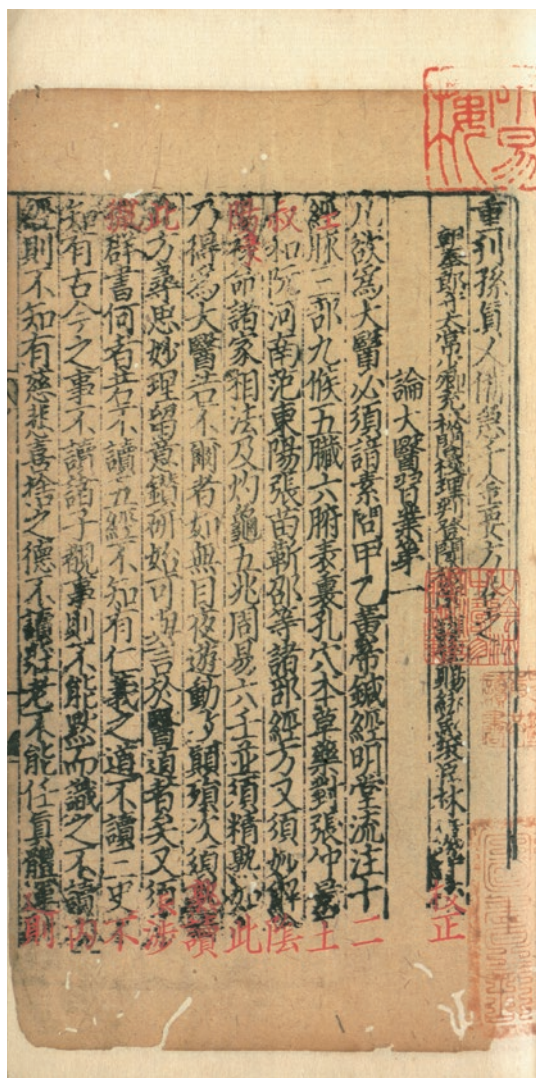


圖 14 唐 孫思邈撰《重刊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元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 003467 沈仲濤捐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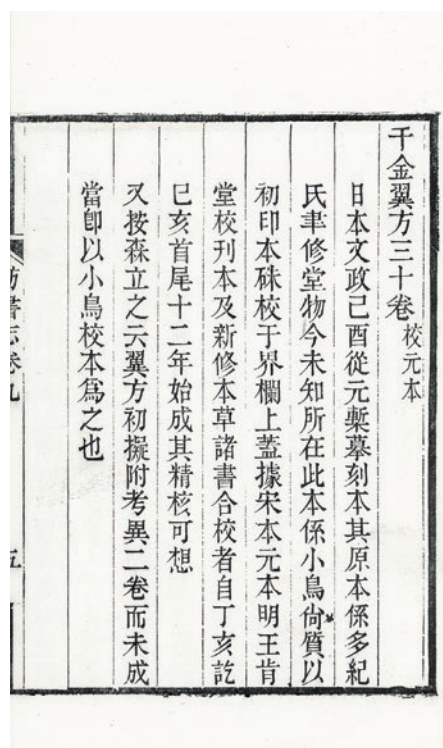


圖 15 清 楊守敬 《日本訪書志》 清光緒丁酉（二十三年）京都楊氏鄰蘇園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 001010 徐庭瑤捐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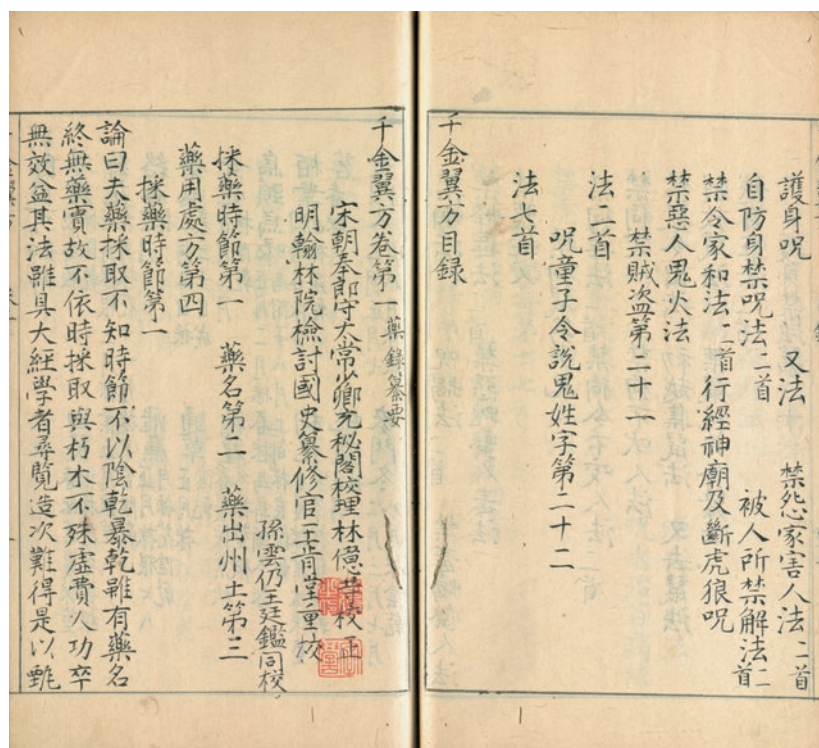


圖 16 唐 孫思邈撰《千金翼方》 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王肯堂校刊本 卷一為抄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10756

010756 ~ 010763）（圖 16）。由此看出，楊守敬對醫學雖非專業，然基於對古籍版本的重視，仍盡力蒐羅，其用心不言而喻。

## 未竟之海：觀海堂醫書的當代意義與再發掘

觀海堂藏書歷經清末動盪、日本明治維新、北洋政府蒐購與故宮遷臺等歷史節點，其身世與流轉不僅折射出東亞的書籍文化，更蘊藏尚待整理與釋讀的知識寶庫。本文在梳理中、日兩位藏家楊守敬與森立之貢獻與跨國流動之餘，亦有必要進一步思考：故宮典藏之觀海堂醫書今日何為？未來又將通往何方？

首先，觀海堂醫書數量龐大，然整理與編

目的情況仍有可為之處。書上所見日本醫家遺留的舊簽題、批語與異文比對，仍待進一步標註與研究；部分醫書保存原裝版本，也反映了江戶與明治時期書籍裝幀風尚；此外，書中偶有夾藏紙條、藥方抄錄等資料，更提供了另類視角，或可補足醫學史、閱讀史與書寫史方面的跨域研究。

其次，在當代的中醫教育、藥材知識、古籍修復等領域，不論版本學、中醫藥學或博物館學都具實務上的參考價值。然此種「非宮廷、非官方」之醫書來源，使得觀海堂藏書長期處於一種制度邊緣的位置。近年來，無論從博物館學還是版本學角度，皆強調藏品的「前世今生」與「文化脈絡」，觀海堂醫書的跨國遷徙

故事雖有其時代局限，但多重身世與知識交錯，正好反映一場未竟之旅。

自 1965 年迄今 2025 年成立一甲子的國立故宮博物院，除了多年來進行數位化全文影像掃描、授權出版、展覽、學術研究及醫書研討會等相關活動之外，未來更應透過主題式策展、數位

展覽或 AI 導讀介面，嘗試將這批醫書轉譯為面向大眾之文化資產。換言之，在全球化與數位轉型的今日，觀海堂醫書不應只被視為「舊書」，而是一批能夠激發多元對話的活文本，更加期待後人仍可續寫「觀海之後」的開放篇章。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 註釋：

1. 詳楊守敬撰、郝志羣整理《鄰蘇老人年譜》，收入謝承仁整理，《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冊 1，頁 7。
2. 詳（日）長澤規矩也，《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 2 卷（東京：汲古書院，1982），頁 235-236。
3. 詳楊守敬撰、郝志羣整理《鄰蘇老人年譜》：「先是余初到日本，游於市上，睹書店中書多所未見者，雖不能購，而心識之。幸所攜漢、魏、六朝碑版亦多日本人未見，又古錢、古印為日本人所羨，以有易無，遂盈筐篋。及黎公有刻書之議，則日日物色之。又得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抄本，其時立之尚存，乃按目索之，其能購者，不惜重值，遂已得八九，且有為立之所不載者數百種，大抵醫書類為多，小學類次之。」收入謝承仁整理，《楊守敬集》，冊 1，頁 18。
4. 詳吳璧雍，〈楊守敬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觀海堂醫書〉，《故宮學術季刊》，21 卷 4 期（2004 夏），頁 161；然在真柳誠，〈楊守敬之醫書校刊與江戶考證醫學家之文獻研究〉：「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醫家類古籍 803 部中有楊氏觀海堂 451 部，其中醫書尤以小島氏舊藏書為多」，《故宮學術季刊》，26 卷 1 期（2008 秋），頁 75。推測此差異可能是源於計算方式不同所致。
5. 詳（日）小曾戶洋，《日本漢方典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資料源自：森立之研究會 <http://www.morirssh.net/ayumi.html>（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10 日）。
6. 有關森立之生平事蹟，詳見郭秀梅，〈江戶考證醫學初考——森立之的生平和著作〉，《新史學》，14 卷 4 期（2003.12），頁 121-156。
7. 詳袁同禮序，收入何澄一，《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1932）。
8. 有關松坡圖書館興建及發展始末，可見宋兆霖，〈松坡圖書館發展始末〉，《故宮文物月刊》，357 期（2012.12），頁 120-128。
9. 吳空，〈中國第一座博物館百鳥堂〉，《世紀》，2010 年 4 期，頁 55；另見張舒影，〈物象認知與天學弘義——百鳥堂考〉，《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刊》，2018 年 1 期（總 174 期），頁 116。
10. 本圖封面貼箋〈城座圖〉，其內題箋為〈謹擬集靈園內添修洋式點景亭臺樓座房間等圖樣〉，現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文物編號：V182.25 S2），圖像可見於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合作數位資源成果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8 日）；另在余慧君〈從皇家靈園到萬生園——大清帝國的動物收藏與展示〉亦提及此件，惟未深究內容。文見《新史學》，29 卷 1 期（2018.3），頁 38-39。
11. 那志良，《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之經過》（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7），頁 40-41。
12. （日）大庭脩，《江戶時代日中秘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8-30。
13. （日）岡西為人著、郭秀梅譯，《宋以前醫籍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14. 廖秀娟，〈《新修本草》與《千金翼方》傳承關係之考察〉（臺中：中國醫藥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 3。
15. （日）真柳誠著、郭秀梅譯，〈觀海堂醫藥古籍中所見小島家寶素堂本〉，《故宮文物月刊》，376 期（2014.7），頁 44。
16. 黃昆、韓曉宇、徐金龍、楊增榮、郭太品，〈《千金翼方》經穴使用規律分析〉，《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2018 年 7 期，頁 972-973。
17. 詳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收入謝承仁整理，《楊守敬集》，冊 8，頁 224；另可見島山奈緒子、名和敏光、村上幸造、大形徹〈《千金翼方》禁經譯註稿（一）〉，收入《立命館白川靜記念東洋文字文化研究所紀要》，17 號（2024.3），頁 55。



百宋

百宋

北部院區第一展覽館一〇三、一〇四陳列室  
Galleries 103&104, Exhibition Hall 1, Northern Branch

2025.10.03 五 2026.01.04 日

2026.01.10 六 2026.04.12 日

故宮宋版圖書觀止 特展

Two Hundred Treasures:  
Song Dynasty Rare Book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